

一部专题片 踏上考古路

一部有关考古的电视专题片,是王巍走上考古之路的重要动力。

1954 年 5 月,王巍在长春出生,他的父母都是大学生,他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。他初二时插队,后回城当工人。1977 年恢复高考时,他在长春某公社当副书记。

有一天,王巍看了一部电视专题片,讲的是十年来中国考古成就,其中就有殷墟妇好墓、秦兵马俑等考古现场细致挖掘的场面,与文物出土有关的一幕幕画面震撼着他的心灵。

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时,王巍也很迷茫。他想报理科,但中学时课缺得多,基础不好。向厂里老领导诉苦时,老领导无意间说了一句“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”,一下让王巍想起那部专题片,结合自己的志向,他只觉得有一股热血直冲脑门,于是毅然决定“报考古”!

功夫不负有心人,23 岁时,王巍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。当时的吉大考古是考古学家张忠培坐镇,王巍的老师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,苏秉琦治学严谨、造诣颇深,后来当过故宫博物院院长。

考古是一门苦差事,要趴在田间地头耐心探索寻找,守住一方田野。张忠培看重学生田野考古的看家本领,让学生在河北张家口蔚县实习,并承担调查全县遗址的任务。王巍不怕苦不怕难,跟另一个同学两人一组,趴在沟坎、断崖前看横断面,分析地层,找史前遗物,找到了张家口第一个夏代遗存。

是金子总会发光。大学毕业后,王巍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,在北京房山主持了 5 年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掘工作。该墓葬中的木制马车早已朽烂,且随葬时已拆卸,没有完整样子,只有木头腐烂处的泥土颜色、软度有细微差别,王巍却借此发现了 21 个车马坑,这些发现也令他小有名气。“没什么诀窍,就是土中找土,细致再细致。”王巍说。

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,王巍赴日本奈良留学 3 年。他参与过 3 个考古项目,虽然出土文物很少,但日本同行工作细致入微,对每块陶片都要记录经纬度,使用先进的全站仪,数据输入电脑分析,细致的态度、科技的加持,都给王巍留下深刻印象。在日本期间,还有两个现象引起他的注意:一是大专家给普通读者写小书,亲自做科普;二是国际视野,一有新发现立刻跟中国、韩国等国家的发现对比。

在九州大学拿到首个博士学位后,日本一家国立大学开出不菲年薪请王巍当研究员,年收入是国内的几十倍。但一颗爱国心让他选择回到中国。

回国后,王巍面临学术方向的抉择,他向老师张忠培请教,老师说了五个字:回归主战场。当时的主战场是中国考古学,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如云,谜团无数。于是,他重新投身夏商周的历史迷宫,先后主持河南偃师商城、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宗庙、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等考古项目,均有重要收获。

那时,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世纪工程已启动,为上古三代确立年谱。王巍承担了西周有关的研究课题。断代工程于 2000 年结项,开辟了多学科参与的考古研究新范式。之后,王巍等专家共同策划,通过自然学科与考古学的广泛融合,尝试以黄河、长江、西辽河三大中国史前文明发源地带为轴心,全面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图景。

这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,王巍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共同担任执行专家组组长,直到 2016 年底卸任。项目联合了 20 个学科,400 多位学者,用发掘成果构建理论,让中华五千年文明从传说变为实证。

身在考古 心系宛丘

——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

□记者 乔小纳/文 王映/图

7 月 25 日上午,周口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(扩大)报告会举行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历史学部主任,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以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》为题作专题报告。报告会结束后,王巍接受记者专访,关于他的求学经历、对考古的热爱、对周口考古的关注等话题进行了深度访谈。



王巍作报告

悠悠周口情 考古总关心

太昊之墟”“炎帝神农初都陈”等历史文献的记载得到了初步的证实。

入选 2020 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时庄遗址位于淮阳区时庄村,遗址包含有龙山、岳石、春秋、汉唐时期遗存,其主体是以夯土墙围合的夏代早期粮仓遗存,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。遗址南部是一处距今 4000 年~3700 年的夏代早期粮仓城,区域内有各种形制的长方形、圆形遗存,集中分布的 28 座特殊的圆形遗迹围绕在房屋周围,外围有两圈夯土围墙,其建筑形制明显有别于当地同时期用于居住的普通连间排房,整个地基建高、外层抹泥防潮,遗迹下方有隔水层、绝水层。对发掘出的植物样本进行分析,发现均为粟和黍,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小米和黄米,并且在土壤中还检测出了已经炭化的粟和黍的种子;对遗迹底部铺垫的植物和编织物进行分析,发现成分为芦苇。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,对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管理、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等具有重要价值。

王巍看来,在周口发现平粮台遗址和时庄遗址(入选 2020 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)并不意外。他指出,周口作为沙河、颍河、贾鲁河三川交汇的所在地,天然发达的水运系统、得天独厚的粮食生产地带,两大优势的结合带

来的是夏商周时期周口这片土地注定成为王朝的重要区域。“交通便利,粮食充裕,是平粮台遗址和时庄遗址在周口被发现的先决条件。作为考古界的‘奥斯卡’,‘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’是每年从全国 1700 多个考古发现中选择的,周口的这两个遗址接连入选,对引发全社会对周口考古的关注有重要意义。同时我们也看到,周口考古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潜力,若继续探索下去,未来将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书写作出巨大贡献。”

对于周口考古工作和周口考古人,王巍寄语道:“‘经济建设,考古先行’,周口贯彻得很好,周口的很多文物是在南水北调工程中、大型工业项目建设前、扩大城市规模的过程中,通过前期勘探得到发掘保护的,说明我们文物保护的力度很大,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历史文化遗产要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,周口要更加集中各地、各文物保护单位的力量,甚至是全省、全国的力量来扩大发掘成果的传播面,让更多人看到周口文物保护工作的丰硕成果。遗址的内涵要深入研究,通过多角度、多种技术手段更好地展示出来。考古工作者的‘内功’要修炼,不仅是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,责任感、使命感也要时时加强和提升,把周口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阐释出来。”

初心歌咏志 不悔考古人

随着时代变迁,随着“文化自信”深入推进,考古这一冷门学科在当今中国变得“热”了起来。为了让中国考古“见众生”,为了让沉默的文物“活起来”,近段时间,王巍活跃在电视荧屏前,为年轻一代输送考古新风。

王巍深耕考古 40 余年,被称为业界“百事通”。王巍在研究一件件考古文物的过程中,解密人类文明,探究文化传统和精神的传承。他不仅仅是考古人,更是“考古界音乐课代表”。他将热爱一生的考古事业写入歌曲中,由他作词、作曲并演唱的《我是中国考古人》和《百年心语》,饱含了他对考古的感情与期待。“我不是农民,却经常工作在田垄,我不是地质学家,却经常翻山越岭……我是一个父亲,却不能常伴家庭,我是一个丈夫,却不能与妻子朝夕与共,我是一个儿子,却不能常把父母照应,

舍小家为大家,要为中国考古贡献终生……为了探索文明,风餐露宿,乐在其中,日晒雨淋,意志更坚定……”《我是中国考古人》中的歌词在王巍的心中极具画面感,每次唱起,他都会潸然泪下:“栉风沐雨,青灯黄卷,百年来,中国考古人扎根田野,风餐露宿,用小小的手铲,一点点清理出中华文明脉络。虽然苦,但值得。”日前,王巍又创作了《我爱这片土地》《寻古中国》等歌曲的歌词。

“发现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,这是中国考古人的根本任务。”王巍如是说,“感受、阐释和宣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,既是中国考古人的使命,也是我们的荣幸。”正如《考古队员之歌》这样唱道:“追本溯源,五千年文明史绵长。研究阐释,再现中华文化荣光。肩负使命,把优秀传统文化弘扬。民族伟大复兴,是我们共同的理想!”②15